

叢書集成續編

三四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三四冊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四書

四書集註考證九卷附四書集釋就正稿一卷

清 王士濂撰

鶴壽堂 一

儒家哲學——學庸

中庸說殘三卷

宋 張九成撰

續古逸 二七五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

宋 袁甫撰

四明 二九九

學庸講義三卷

清 朱用純著

太崑先哲 三七一

朱柏廬先生大學講義一卷

三七五

朱柏廬先生中庫講義二卷

三八一

中庸補注一卷

清 戴震撰

安徽 四〇九

中庸切己錄一卷

清 謝文海著

留餘草堂 四二九

中庸篇義一卷

民 馬其昶撰

集虛草堂 四八九

中庸淺說一卷

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四九九

儒家哲學——論語

古文論語二卷附錄一卷

漢 鄭玄註

芋園 五〇五

論語鄭氏注十卷

漢 鄭玄撰

食舊堂 五二九

清 宋翔鳳輯

唐卷子本論語十卷附錄一卷	魏	何晏集解	纂喜廬	五六五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	宋	戴溪撰	敬鄉樓	六〇五
論語說四卷	清	程廷祚撰	金陵叢書	六七一
論語贅言二卷	清	宋在詩著	山右	七一九
論語古義一卷	清	惠棟著	昭代	七三七
論語通釋一卷	清	焦循撰	木犀軒	七四七
論語魯讀考一卷	清	徐養原撰	湖州	七六五

ED42/07

四書集註放證

四書集註攷證卷之上第一

高郵王士濂述

大學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案禮記鄭註大讀爲泰程子改讀如字按大小
太少古通用如大宰一曰太宰小宰一曰少宰
之類不以老稚巨細分也○王蘆齋曰大學之
對小學而得名雖程朱未之易也小學爲童子
之學大學爲成人之學是小學爲少學而大學

四書集註攷證

一 鶴書堂藏書

爲太學矣又天子之學曰太學對鄉國而言也
而章句序云自天子之元子至凡民之俊秀皆
入大學又爲天子之學審也既對小學而名大
又爲天子教胄之學矣爲不可讀如泰乎章句
云大人之學也不知所謂大人者何指如以爲
明新之業異於洒掃應對進退之所教者名爲
大人則亦天子之學及成人之所學而名大爾
是亦太少之義如其與周易孟子所言者同義
則彼以成德而言非可遽施之學者況孟子所

云大人之上有聖有神亦明德新民止至善者
之所願學而何但云大人邪讀如字者不能通
乎太少之旨而讀如泰者自函夫充實光輝之
義正當從鄭音濂案漢書大戴禮皆云小學習
小藝大學習大藝想是程朱所本
壹是一切也

案稗疏曰以是訓切則以壹爲一矣乃一對兩
而言也壹專壹也濂案孟子志壹則動氣氣壹
則動志左傳若琴瑟之事壹原不相通自唐人

四書集註攷證

二 鶴書堂藏書

用壹貳字施之公移以防欺竄未聞登諸藝文
者其見於經傳者鄭伯貳于楚肆予小子一曰
而三失伍大陸既作報之以瓊玖以纓拾矢可
也既各有義捌爲無齒杷見字書唯叁爲參之
譌宋不成字壹之非一貳之非二審矣壹是猶
言專此對齊治平而言也卽下文本末厚薄之
旨若以爲一切之辭則既云一切又云皆非贅
詞乎中庸其爲物不貳貳間也不間卽不息也
若以不貳爲不二二則卽上一言而盡之旨亦

複○姚立方曰壹專壹也見說文言專是皆以修身爲本毛西河曰此如孟子及穀梁傳葵止之會壹明天子之禁皆注作專壹可驗
緝繼續也熙光明也

校緝有二義說文緝績亦有數義爾雅烈績業也績勲功也績又訓成功績質登成也又訓繼左氏昭二年傳子盍亦遠績禹功杜注績爲纂又詩不績其麻又訓明詩周頌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箋緝熙光明也文王於緝熙敬止

四書集註攷證一

三

楊壽堂集註

傳緝熙光明也周頌於緝熙傳緝明熙廣箋當爲光周語引詩緝熙亶厥心釋之曰緝明也熙廣也韋昭注鄭後司農云光當爲廣謂古光廣同爾雅緝熙烈顯昭昭類光也凡爾雅釋詁之例有一字兩義者或合詞以釋之如此文緝烈顯昭昭類訓光明之光熙訓廣大之廣故統以光也釋之禮記大學引詩於緝熙敬止亦謂緝明熙廣也集註訓熙爲光明熙訓光不訓明蓋未知古人光廣同用之例熙又訓喜爾雅厥熙

興也邵氏正義引釋言曰興起也鄭注樂記云興之言喜也歆也孔疏引爾雅作歆喜興也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作衆功皆興按虞書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興喜起爲韵喜起熙三字亦轉相詁訓

中庸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

案罟獸網也獲揉竹木施機設繩於獸往來之徑以罟其足陷阱檻也植木交加爲之如牛豕圈置羊犬其中誘虎狼入機發機閉以生致之阱則坑也四字固各爲一義

四書集註攷證一

四

楊壽堂集註

衽席也

案倪氏辯衽以爲衣衽而史伯璿非之伯璿誤矣按方言襖謂之衽郭璞注衣襟也或曰裳際也張揖以爲衽又曰袖也並無席義藝文中有言衽席者言坐則擁之於衽臥則在席使衽卽席則文不贅乎禮稱上衽扱衽皆以襟言唯請衽何趾鄭氏以爲臥席按君子臥不裸寢必有

衣襟當裳際者近足故請衽所向斯爲趾矣抑
弟子職云問足所趾何趾足足也或言衽或言
正皆以身下言之衽爲裳際明矣衽金革言以
金革爲襟蓋謂甲爾披堅則執銳執銳則致死
戰士之服也若以金革爲席而臥其上亦奚所
用之哉或引句踐枕戈爲證愈爲支離

祖廟宗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
官師一

案王董齋曰注備紀廟制而不恤本文之言祖

四書集註攷證一

五

鶴壽堂叢書

也祖有功宗有德始封者必爲祖則唯七廟五
廟三廟者爲有祖廟若二廟則一王考一考而
一廟唯有禰廟不得稱祖矣本文言祖固以該
禰然言祖以該禰乃就天子下推之而不可竟
謂二廟一廟爲祖廟也抑文因義起各有攸當
下云宗廟之禮若以祖廟推之則專指有德之
宗若殷三宗之類則武王周公之世文武二世
室未立何得云宗此言宗者言合大宗小宗於
廟中也在廷則雖同姓必以爵序在廟則以宗

夢中說夢也

四書集註攷證一

六

鶴壽堂叢書

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

案毛西河曰舊註是蜾蠃名爾雅曰蜾蠃蒲盧
今之細腰蜂也又解頤新語曰瓠之細腰曰蒲
盧蜂之細腰亦曰蒲盧蓋蜾蠃取螟蛉爲己子
祝之而化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故以作人
存政舉之証謂百姓易化也按家語云天道敏
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
而成其着待化而成四字正就蜾蠃爲取譬作

解

論語

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

陳祖范曰此主夫婦一倫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華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爲嫁德不嫁容在夫爲好德非好色也桂未谷亦據關雎序爲明夫婦之倫北辰北極天之樞也

四書集註改證

七

總論

續困勉錄北極與北辰有別北極五星其第五星謂之天樞北辰無星可紀以天樞一星謂之極者亦就其旁相去不遠者言之蓋天無星處皆謂之辰北辰者北方之辰也不特眾星共北辰卽極星何嘗不共北辰耶○雷學淇曰璿璣之義書傳詳之極星非北辰呂覽詳之天極不移卽論語居其所之義蓋北辰居大圓之第九重每晝夜左旋一周本無象可見此卽太極在天之隱象所謂無象之象也故曰天極又曰北

極人欲識其居之所在于是以大圓第八重恆星之近極者著之是之謂極星又曰樞星祖暅謂樞星去北極不動處一度餘宋沈括謂去極三度餘此謂以人目所見之遠近言之其四旁相距之數如此其實高下之相去不可數計也是爲天之正中故樞星一曰司中舊說以司中爲文昌三台皆未確樞星司天之中豈反遺而不祀乎恆星以下八重象皆右轉北辰能以大氣統之使之皆隨以左旋此卽乾元之神用也

四書集註改證

八

總論

其神棲于北辰其象寄于北斗凡在天之曜無不統攝于此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矣劉向言樞星並及句陳者句陳大於樞星視而易見北辰在二星之間以二星之象志北辰之居卽後世星曆之說所由起古皆以北辰象乾元太極惟張衡以象兩儀此卽各一太極共一太極之義也蓋以元氣爲太極則天地爲兩儀以乾元爲太極則南北極爲兩儀以北辰爲太極則日月爲兩儀猶之以坤元爲太極則水土爲兩

儀以日輪爲太極則晝夜爲兩儀取義各殊理
非相悖也○濂案北辰乃天不動之處昔人因
北極第五星距不動處甚近故以之爲表識而
謂北辰卽極星可乎今厯家於恒星之上別立
宗動所謂北辰者宗動天之樞紐也北極五星
在恒星天內每歲右移下同七曜古時極星正
當不動之處今時久漸移去不動處已三度有
奇並不可以爲表識矣厯學疑問古測極星卽
不動處一度強至朱熙甯測得離三度
強至元世祖至元中測得離三度有半

四書集註攷證

九

鶴書堂叢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方觀旭曰尙書周傳云王
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
大學書傳略說云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
學竝無十五入大學之文聖人生知是未及十
八入大學之期先有志及之也集註古者十五
而入大學望經爲註蓋未深攷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
或人者

案集註意謂定公爲逐其君兄者所立孔子耻

爲之臣而託孝友之言以譏之審然則孝友爲
借詞而父兄祇爲口實矣後世士大夫不合於
時託言歸養乃不誠於君親之大者豈聖人而
爲此哉夫子言孝友必有所致其孝友者則此
言之發必於母兄尙在時矣定公初年孔子年
四十有餘而定公中載孔子出仕以後周流列
國更未聞有宅憂之事伯兄早卒故嫁子而孔
子爲之主則母兄之喪皆當在昭公之末孝友
之言亦豈不言及而心愴乎抑定公九年孔子

四書集註攷證

十

鶴書堂叢書

爲魯司寇明年相公於夾谷豈九年以前爲不
孝不友之定公九年以後爲孝友之定公平意
此問答在昭公之世而孝友之論則集註所謂
至理不外是者誠爲臆論勿容他爲之說也
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輓轅端上曲鈎衡
以駕馬者

考工記車人鬲長六尺周官義疏鬲卽輓論語
所謂輓指此○陳傳良曰車輓曰輓輓之前頸
所持而下屬兩輓以駕服馬者曰衡賈疏服馬
有二一馬

有一軛軛者厄周官義疏衡下之軛蓋卽論語馬頸不得出也
之軛以曲木爲之左傳又謂之軛左傳襄十四年射兩鈎而
還杜預注以其句曲故曰鈎以其扼馬領故曰軛而軛其異名也○案軛軛朱子承用古註訓
軛爲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是指衡爲軛也訓軛爲轅端上曲鈎衡以駕馬是指軛之前頸爲軛也軛與衡爲車制之要倘並此缺之則亦不成爲車矣尙何行不行之足論哉似不如指軛爲當又按許東陽云軛軛是車與馬牛相接處

信是已與人相接處則軛軛之當爲軛也審矣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

案祭之有樂殷以之求神周以之侑神故必當祭而作有升歌有下舞皆在尸卽席獻酢之際及尸謦奏肆夏則樂備而不復作若徹則尸謦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主人餞畢而後有司徹徹者有司之事主人且不與矣尸與主人皆不在神亦返合於漠而尙何樂之作哉抑釋雍詩之文義皆非祭畢之辭蓋大禘之升歌

則雖天子不於徹時奏之三家雖僭奚爲於人神皆返之後更用樂乎然則徹者少牢饋食禮所謂有司徹蓋大夫賓尸之祭名也天子諸侯則於祭之明日釋而大夫則於祭日之晏徹徹以賓尸而用樂者春秋壬午猶釋萬入去籥是釋而用樂也大夫少牢饋食徹以賓尸則不用樂徹而用樂又歌雍焉斯其所以爲僭正祭之日升歌清廟釋則歌雍其詩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旣云者言其前日之已致虔也然則奚以別於絲衣蓋絲衣者時享而釋之詩雍者禘而釋之詩熟釋詩文當自知之

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張氏燧曰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書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且成王以天子禮賜魯此等大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國語皆不見公羊言魯郊非禮也左傳隱公問羽數於眾仲仲曰天子八諸侯六若成王賜以八佾仲何不舉以對臯鼫之盟祝鮀言魯衛所賜纖悉畢舉

何於最大者反不及之子家駒對昭公明言皆
僭天子之禮若果賜子家敢面斥之耶非特此
也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歠形鹽辭不敢受甯
武子來聘魯賦湛露彤弓而曰敢干大禮可見
魯僭尚未甚久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曾無
述王賜以自解者呂氏春秋惠公請郊廟大禮
王使止之魯自僭耳至史克作頌以郊爲夸而
疑似之說遂至今矣○案祭統云昔者周公旦
有大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

四書集註疏證

三

禮記集說

公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云云
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此程子所據以爲言者然考明堂位本劉歆輩
僞作而祭統篇末以孔悝鼎銘與周公勲勞并
稱乃漢儒鄙陋無識者所述造不足據也○又
按呂覽言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
角諭止之惠公怒執王使其言雖未可徵信然
魯僭用天子禮樂大率在東遷以後至春秋隱
桓莊閔四公無書郊者而閔宮之詩言莊公之

子龍旂承祀則僭郊自僖公始更爲的然而無
疑謂成王賜伯禽受者非也

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案王薑齋曰毛傳曰裸灌鬯但言灌鬯初未云
灌之于地自白虎通始有灌地降神之說唐開
元禮遂舉澆酒委地之事集傳爲後世流俗所
惑而慶源輔氏爲之說曰先以鬱鬯灌地求神
卜陰既奠然後取血膋實之于蕭以燔之以求
神于陽則謬甚矣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致

四書集註疏證

十四

禮記集說

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
炳蕭合羶羶曰既灌又曰既奠奠卽灌也皆用
鬱鬯之說灌與迎牲相接在尸入後君出迎牲
而大宗亞裸牲入而後炳蕭則炳蕭以報氣在
尸受亞裸之後而君裸在尸入後尸入則有尸
可獻固不當灌地以閒尸敬若云尸未入而先
灌地抑與既奠然後炳蕭之文不合奠之爲言
置也昏禮婦執笄棗栗奠于席特牲饋食禮祝
洗酌奠奠于鉶南許慎曰奠置祭也以酒置于

下基蓋古禮不以親授爲敬故臣執贊于君壻將雁于舅皆謂之奠奠用鬱鬯則謂之灌後世不知灌義因不知奠義然則新婦之棗栗亦傾之于地乎岸然植立取酒澆潑糞壤等于噍躡既仁人孝子所不忍爲且飲以養陽澆之于土則失其類况云降者自上而下之詞若沃灌于地則求之地中升而非降矣原夫傾酒委地所謂酌音也起于爭戰之世要鬼設誓倂侮忿戾者之所爲流俗不察用以事其祖考神祇不知

四書集註攷證

卷五

禮記集說

何一陋儒循爲曲禮而誣引古禮以徇其鄙嫫試思此澆潑之頃反之於心於女安乎張子曰奠安置也若言奠贊奠枕是也注之于地非也乃楊氏復又曰家禮初獻取盞祭之茅者代神祭也則說尤支離夫家禮之舉盞灌於茅上其所取法則祖白虎通之說以擬禘之灌鬯耳今云代神祭則禘之灌鬯亦代神祭乎雖朱子嘗曰酌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一以古者飲食必祭神不能自祭故代之乃不知飲食

而祭者于豆間人之祭也不以茅何獨代神祭之用茅也用茅者沿杜預以包茅縮酒誤爲酌酒因雜引以成乎非禮耳蓋降神之說既窮而又爲代祭之說以文之但因仍流俗而強爲之飾耳不知灌非虛置之筵上乃置之尸前也既獻之尸則尸舉之尸祭之奚有別降之神而又何代爲之祭耶唯不知裸爲酌鬯初獻之名而灌乃裸字之假借初非灌園之灌諸妄展轉愈入於迷等祖考之靈於圃蔬畦稻唯以張子之言爲破妄之斧博求之詩及周禮以爲論定而反求之爲人子孫者之心謂傾酒於糞壤以事先爲安否則諸說之謬不攻而退矣

四書集註攷證

卷六

禮記集說

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儀禮鄉射禮記禮射不主皮鄭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敖氏繼公曰主皮之皮與皮侯之皮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爲之周官云射甲革樂記云貫革皆指此也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也

爲物堅厚強者乃能貫之故禮射不主皮爲力
不同科故也○案禮射有三大射賓燕二射皆
以布爲侯大射亦布侯而棲皮於其中以爲鵠
故謂之皮侯三射皆以矢貫於侯爲中鄉射禮
所謂不貫不釋大射儀所謂揚觸捆復眾不釋
獲者可証也蓋大射棲皮乃虎豹熊麋之皮司裘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鵠蓋以其獸皮之全者二夾置於其鵠之旁而又以其皮方制之棲於中以爲鵠也皆薄柔而易貫此主皮之皮則張犀兕若牛皮射之非

四書集註疏證

十七

鶴書堂叢書

強有力者不能貫也周官所謂射甲革樂記所謂貫革卽此此乃挽強習武之射周衰兵爭禮射皆張此皮而射之天下相競於力而觀德之意微矣孔子所以歎之也○又按樂記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孔疏貫革取甲鎧張之而射惟穿多重爲善若養由基徹七札是也集註引記文謂貫革卽主皮當矣但其援大射皮侯之鵠以詁主皮之皮不無小誤

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

漢書五行志云周衰天子不頒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案左氏桓十七年傳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云云則日官爲天子掌歷之官傳云官失之明當時之朔爲周天子所班也漢志非矣

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

馮荆南曰告朔非告於廟也以是月應行之政告羣臣耳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則爲二事可

四書集註疏證卷之一

十八

鶴書堂叢書

知矣旣朝於廟何難以朔告哉魯論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餼餽生者之辭也蓋以月政告羣臣而因以餼之也○案周官司儀致饗餼司徒廩人獻餼儀禮聘禮餼之以其禮介皆有餼春秋傳餼臧石牛國語膳宰不致餼據各書言餼不可悉數皆是餽餉生人之辭凡祭祀鬼神無云餼者此羊當主餼羣臣爲允○又案月朔禮有三朝廟也告朔也視朔也諸侯每月之朔必祭宗廟其禮視四時之祭爲簡無灌鬯告血薦

腥等儀故終朝而畢事謂之朝廟次則以政告於羣臣謂之告朔又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前儒因告朔事連朝廟遂有特羊告廟之說不無小訛○又按禮記析疑云朝廟用牲天子必以太牢諸侯必以少牢無用特牲之理蓋月朔大食王后膳以太牢君夫人膳以少牢而廟饗乃殺焉可乎

三歸臺名

四書集註疏證卷之十一

五

鶴書堂叢書

按劉履洵曰包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

歸自注史記管晏列傳張守節正義本此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

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

桓公鮑注仲蓋三取女也案春秋莊十九年經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鄆左氏無傳公羊云媵

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

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

侯不再娶成十年經齊人來媵公羊傳云三國

來媵非禮也惟天子取十二女左氏成八年經

杜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

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穀梁注全錄杜注

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取妻班次有三適

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

本國爲十二女諸侯取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

本國爲九女夫人本國之媵從夫人歸於夫家

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袵元又云媵布席於奧

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也是也二

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

四書集註疏證卷之十一

三

鶴書堂叢書

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

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

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

各一次故曰三歸左氏譏齊媵爲異姓公羊譏

齊媵爲三國媵僭天子皆不譏齊媵女之遲也

包曰三姓女依左氏成八年傳同姓媵之異姓

則否包說非也鮑曰三取女國君娶夫人大夫

娶妻姪娣不言娶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鮑說

亦非也又案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

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是大夫姪娣俱不名士但不名娣異於大夫其皆有姪娣明矣士無娣則媵二姪士昏禮雖無娣媵先是也故詩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為士有姪娣但不必備據喪大記大夫撫姪娣以為大夫有姪娣而未明言大夫士姪娣之數以諸侯八妾例之卿當六妾大夫當四妾自註北齊元孝友嘗奏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蓋仿古制而變通之○案漢書地理志曰身在陪臣而

取三歸為取女之證○案黃氏日鈔謂大為之臺以處三歸之婦人近人因引衛宣築新臺魯莊築臺事為據牽合取女臺名二說為一然衛宣以納伋之妻故築新臺於河上而要之非謂昏禮有築臺迎女之事魯莊因築臺見孟任非因娶孟任而築臺也或又以為秦穆姬登臺必嫁時所築案天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宮內亦然觀於左傳所載崔杼季平子孔悝事可證

秦穆迎晉姬不聞築臺也此說精核諸說可廢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

爾雅釋宮屏謂之樹疏樹立也立牆當門以自蔽也趙註郭註小牆當門中邵氏正義曰大平御覽引舍人云以垣當門蔽為樹禮記疏引李巡曰垣當門自蔽名曰樹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註屏樹垣也鄭註玉藻云今杼思也釋名屏自

障屏也杼思在門外是杼思即外屏也潘維城曰今言邦君所謂樹者必非杼思可知又案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註樹所以蔽行道又引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

站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案全氏經史問答云坵用土豐用木攷覈最詳濂案坵制與豐不同燕射豐在東楹西但斲大木取其安穩若反坵在兩楹間近南燒土為之賈氏大射儀疏以論語反坵釋豐且云用豐年

之豐爲圻未免率合三禮圖別立爵圻之名謂圻以致爵亦以承尊若施於燕射之禮則曰曲蓋亦沿其誤矣○又案古文圻爲稽執以待於西圻南注圻在堂角儀禮釋宮同攷明堂位崇圻及反圻皆在兩楹間燒土爲之此云圻在堂角古文圻爲稽者從占從詹目同聲通段明乎堂之四隅卽爲圻有東西則此古文作稽與兩楹間燒土之圻不同賈氏釋土喪禮云堂隅有圻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圻也江氏不主賈疏以土爲之之說爾雅坳謂之圻注在堂隅爲坳也古人目在堂隅者竝不定作土旁占惟說文圻屏牆也許君係解特造字取累土故從土占聲左形古聲也若崇圻反圻等經典目亦爲累土卽通用土旁占與屏牆爲一類據此凡在堂之四隅者依古文凡爲累土者依許書此條可補全氏經史問答所未備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夏洪基曰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縉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强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愚以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案儀禮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敖繼公謂東宮西宮南宮北宮古有此稱亦或以之爲氏若然則當時以南宮爲氏者必多不獨孟氏之宗也

夏曰瑚商曰璉